

傳統相聲墊話選

傳統相聲墊話選

黑龍江省廣播說唱團
于世德、趙春田、方明 整理

黑龍江人民出版社

1958年•哈爾濱

目 录

好哇.....	1	花沒叶.....	31
吃燒餅.....	3	蛤蟆鼓兒.....	34
豆腐賬.....	4	三言五語.....	36
念二年書.....	5	小抬扛.....	39
大概出不來了.....	5	蹲一輩子.....	42
全上來.....	7	考字.....	43
蛋糕.....	10	帮忙.....	44
買肥皂.....	11	歪講書.....	44
孤獨一枝.....	13	酒色財氣.....	46
我吃他的二炮了.....	16	和氣.....	47
撿錢.....	16	坐火車觀碑.....	49
小平頭.....	18	双音字.....	50
彈棉花.....	18	不叫喚.....	53
我沒說他們.....	20	考字.....	56
往前走.....	22	象形字.....	58
暴脾氣.....	22	周倉.....	60
疑心病.....	23	孫權.....	62
沒鼻子.....	25	三生有幸.....	64
扇子規矩.....	27	裝聲.....	67
羅圈怕.....	29	誰能耐大.....	68

好 哇

甲：您是哪的人啊？

乙：我是北京人。

甲：噢！北京好哇！北京是首都，歷代皇帝建都之地。那兒的气候好，不冷不热；里九外七皇城四，九門八鎮一口鐘。北京的景致也好哇！有名的燕山八景，蘆溝曉月，銀錠觀山，北京是大邦之地，文化之區，別搬家住着好！

乙：好哇，我搬了。

甲：搬哪去了？

乙：搬到天津去了。

甲：天津好哇！九河下梢天津衛，三道浮橋兩道關，那兒是水旱兩路的碼頭。天津有三宗寶，鼓樓、炮台、鈴鐺鎬，別搬啦住着好！

乙：我又搬到保定去了。

甲：保定好哇！那是河北省的省頭，那兒也有三宗寶，鉄球、面醬、春不老，您掙倆錢兒買兩個鉄球，沒事揉着玩兒，別搬家住着好。

乙：我又搬到山海关去啦！

甲：山海关好哇！万里長城东起山海关嘛！長城是秦始皇修的，有好几千年了，工程太大啦！天下第一關嘛！別搬家住着好。

乙：我又搬到沈陽去了。

甲：沈陽好哇！沈陽城有三寶，人參、貂皮、靛靛草，沈陽是前清皇上的老家，古迹不少，有个故宮，里面有个大石面，十面能

看着九面，很有意思！別搬啦，住着好。

乙：我又搬到張家口去了。

甲：張家口好哇！張家口有三宗寶，油面、磨菇、大皮襖，那兒的皮貨和牛羊肉便宜，別搬啦，住着好。

乙：好哇，我又搬了。

甲：你吃耗子藥啦！又搬到哪去了？

乙：搬回北京去了。

甲：好哇！真是水流千遭歸大海，故土難離嘛！您今年高壽？

乙：四十七啦。

甲：喲！瞧您的面色可不像四十多歲的人了，長的少興！跟前有幾位少爺了？

乙：五個孩子。

甲：好哇！一個兒子一天給您掙一塊，一天就是五塊，您到了歲數往家一坐，老太爺子當上了。

乙：好什麼啊！死了四個就剩一個了。

甲：好哇！好兒不用多，一個頂十個，一個兒子一天就許能掙十塊，好哇！

乙：別提啦，這小子竟偷人家。

甲：好哇！“寧養賊子，不養痴兒”嘛！您缺什麼他給你偷點什麼。

乙：前些日子叫公安部門給抓起來了。

甲：更好啦！替您教育教育，將來還是好人啊！

乙：出不來啦！

甲：怎麼？

乙：得暴病死到里頭了。

甲：好哇！除掉一個禍害。

乙：我們家的人也快死光了。

甲：好哇！省着挑費，您也省心。

乙：干脆連我也死了得啦！

甲：好哇，那就干净了。

乙：还好啊！

吃 燒 餅

甲：现在好哇！不識字的人可以上識字班、識字組，將來都变成有學問的人了。

乙：现在是向文化大进军嗎！

甲：旧社会就不行，不識字活該，誰管你呀！不但到处受別，还叫人家瞧不起。

乙：那是。

甲：有學問的人到处受人尊敬。

乙：对！

甲：所以有的人明明不識字，也要裝着有學問。

乙：还有这样的人嗎？

甲：有，从前我們一个街坊就是这样人，明明一个 大字也不識，可偏要和人家一塊看告示，假裝自己很有學問的样子。

乙：那也不像呀？

甲：他有办法。一般人看告示都是光鄰囓不出声嗎？

乙：那是規矩。

甲：他也跟着人家鄰囓，怕不像啊，他到燒餅鋪買了一个燒餅，人家看告示，他吃燒餅。

乙：干嘛哪？

甲：知道的他是吃燒餅，不知道的認為他在那念告示哪！

乙：噢！是这么回事。

甲：他正吃着燒餅哪，又來了一位，因为人多看不着告示，想打听打听，像那你倒向別人打听啊！

乙：是啊。

甲：他單跟吃燒餅的這位打聽。

乙：這分寸勁兒！

甲：“先生！什麼呀？”“燒餅！”“不是，我問的是那上邊！”“上邊是芝麻。”“那黑的？”“黑的烤糊了。”“還有紅的哪？”“紅的是帶餡的。”這位越聽越不像話了，一堵氣就走了：“什麼東西！”“香油白面做的。”

乙：還是燒餅啊！

豆 腐 賬

甲：人要是沒有文化，到時候真耽誤事。

乙：實話。

甲：我有一個親戚，就因為沒有文化，鬧過很多笑話。

乙：鬧什麼笑話了？

甲：他早先自己開了一個小鋪，賣點煙、酒、青菜、日用的東西。顧客都是老街坊，有時候零錢不夠就在那兒賒點賬。那天有一位到他那賒了一塊豆腐，掌櫃的不識字，不會記賬啊！

乙：是呀！

甲：他也有辦法。

乙：什麼辦法？

甲：他在賬本上畫了一個四方塊。

乙：噢！代表是一塊豆腐。

甲：第二天又賒了一根煙卷兒，他又畫了一個道兒。你到畫在別處啊！

乙：他畫在哪兒啦？

甲：他給畫在那方塊上邊啦。合着是方塊上邊又添了一豎。過了幾天人家還賬來了，進門說：“掌櫃的，我該您多少錢？”

乙：查查賬吧？

甲：他打開賬本一看，：“你不該錢，前幾天您借我們一把鐵鍬，給送回來吧！”

乙：嚇！

念二年書

甲：我這人就是有學問。

乙：您念幾年書？

甲：我念過二年書。

乙：才二年哪！

甲：我還病了些日子。

乙：病多少天？

甲：一年零十一個月。

乙：就念一個月呀！

甲：逃了二十九天學。

乙：才念一天哪？

甲：那個月是小進。

乙：一天沒念。

大概出不來了

甲：一個人要是沒有文化，和朋友通個信寫個條兒就麻煩了。

乙：那是啊，自己不會寫，淨得求別人寫。

甲：可是在舊社會有文化的少啊！再說也不能老求別人啊！

乙：那是。

甲：我有兩個把兄弟就都沒文化，可是他們不識字也有不識字的辦法。

乙：什么办法？

甲：有一次我們大爺請二爺吃飯，大爺跟我說：“今天下午我請你二哥吃飯，你給送个信兒去。”我剛要走，大爺把我攔住了：“別忙，我給你寫个条兒。”

乙：他不是不識字嗎？

甲：是啊！我把条兒拿到大街上一看啊……

乙：寫的什么？

甲：不是字，是一張画兒。

乙：画的什么？

甲：上边画着一個小人兒，一只手拿着飯碗往咀里比划着，另一只手捂着屁股。

乙：这是什么意思？

甲：我也是納悶兒呀！到了二爺那兒，二爺一看条兒就明白了，“噢！大爺午后要請我吃飯。”

乙：那上边也沒寫呀！

甲：当时我一問二爺，二爺給我一解釋我也明白了。

乙：怎么回事？

甲：那上边画着小人兒手捂屁股是代表午后，小人兒拿着飯碗往咀比划着是代表請吃飯，这不就是午后請吃飯嘛！

乙：还是这么解釋啊！

甲：当时我們二爺对我說：“我午后沒有時間，你等我給他寫个回条兒吧！”

乙：他也不識字啊！

甲：等他寫完了，我出門一看……

乙：这回是字兒？

甲：也是一張画兒。

乙：这回画的什么？

甲：画着一個烏籠子。

乙：里边是什么鳥？

甲：不是鳥！

乙：那是什么？

甲：是一个王八！

乙：王八？

甲：王八的腦袋在籠子門的外边，王八身子在籠子里头。

乙：这是怎么回事？

甲：我也不明白呀！回來我把条兒交給大爺，大爺一看就乐了。

乙：乐什么啊？

甲：我們大爺說：“大概他出不來了。”

乙：在那兒寫着哪？

甲：这不是画着王八盖子太大，卡在籠子里边，出不來了嗎！

乙：噢！这就是寫的“大概他出不來了”哇！

全 上 来

甲：說相声不易呀！

乙：对。

甲：得有各方面的常識、舞台的經驗，起碼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，不認識字可不行。拿起角本來現求別人給念就麻煩了。

乙：当然啦！

甲：平常看角本的时候，有不熟悉的字我們都找人問問，要不念出白字來讓人家笑話。

乙：还是慎重点好。

甲：一般的演員在过去多数是不識字的，因为旧社会相声演員大部分是窮苦家庭出身，小时候念書的机会少，所以有的人在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，有的是靠自修。

乙：对，现在的水平也不算低了。

甲：过去不但藝人念不起書，有很多人都这样，也是想念書，可是念不起。也有那有錢的人，供給孩子念書，可是他不好好的念，家長也不重視。

乙：为什么？

甲：因为有錢哪！家長就認為“有錢能使鬼推磨”，只要稍微認識點兒字，將來用錢就能“运动”个事情作。

乙：噢！他有他的算盤。

甲：在我們那边有一位白字先生，“泰山石敢当”他念“秦川右取当（音蕩）”。“孔夫子”他念“扎天了”“太医院”他念“大醬碗”，最可乐是“糖炒栗子”他念“糖炒票子”！

乙：那誰能吃啊！

甲：就凭他这人兒，还作过知縣哪！那时候是花三千兩銀子捐的知縣。

乙：他这學問作知縣？批公事什么的怎么办哪？

甲：他有个師爺呀！由師爺給办。有一次鬧了个大笑話兒。

乙：怎么回事？

甲：師爺那天鬧肚子不在，赶巧來了打官司的啦。

乙：什么事呀？

甲：債務。原告叫金止未，金銀的金，禁止的止，辰巳午未的未。

乙：叫金止未。被告哪？

甲：被告的名子也不常見，叫郁卞丟。郁是一个有沒有的有字，旁边有个耳刀兒。卞是上下的下字，上边多一个點兒。丟哪是丟東西的丟。

乙：郁卞丟，証人哪？

甲：証人姓干勾兒于，叫于斧，就是斧子的斧。

乙：这仨人名子真新鮮。

甲：所以就鬧出笑話兒來啦！

乙：什么笑話兒呀？

甲：他一看公文上邊寫着原告：金止未，他全給念白了，“帶全上來！”

乙：全上來？

甲：衙役連原告代被告、証人全給帶上來啦。

乙：这可熱鬧！

甲：他不知道自己把字念白啦！還納悶哪，心說“怎么叫一個來了仨呀？我再叫被告，看還把誰帶上來？”

乙：對，叫都下丟吧？

甲：“都下去！”

乙：都下去？又念白啦？

甲：衙役又都給帶下去啦。

乙：好嘛！

甲：就這樣兒“全上來”，“都上去”，“全上來”，“都下去”……打官司的來回跑了二十多趟。

乙：這份倒霉！

甲：這會兒師爺帶病來啦，知縣的書底兒他知道哇！不放心，到堂上看看。

乙：看看這熱鬧兒吧。

甲：到堂口一看，“全上來”，“都下去”，唏哩呼嚕，越看越別扭，繞到知縣身後頭一看公文：“噫，敢情都念白字啦！趕緊攔住知縣，‘老爺，那不是“全上來”，“都下去”，原告叫金止未，被告叫都下丟，証人叫于斧”。

乙：知縣說什麼？

甲：知縣說“哎呀，多虧你來的早！”

乙：要來的晚哪？

甲：“我管于斧就叫干爹啦！”

乙：又念錯啦！

蛋 糕

甲：在我們生活当中，有这么一种人，对于粮食非常不爱护，隨隨便便糟踐粮食。

乙：这种人是好了疮疤忘了疼了。

甲：可不！就拿日本統治时期，你花多少錢也沒地方買去呀！

乙：那可不。

甲：花了很多錢買点混合面吃。

乙：好粮都叫日本鬼子弄去了。

甲：淨是粮食还好，他淨往里边胡摻乱对！

乙：摻什么？

甲：摻些鋸末子。

乙：喝！那怎么能吃！

甲：是呀，我吃了一个礼拜，連大便都不通啦！

乙：真是花錢找別扭！

甲：那天我一使勁，拉出好些木棒子來。

乙：好嘛！

甲：后來我实在沒办法了，想買点点心吃吧！

乙：也对。

甲：買了好几家都沒有，最后找到一家。

乙：有点心！

甲：就在玻璃櫃子里擺了些蛋糕，还真便宜，挺大的塊才二百塊錢。

乙：二百塊錢？

甲：那會兒買个燒餅还得五百塊呢！

乙：啊，那蛋糕可真便宜。

甲：当时我說：“掌櫃的，給我拿塊蛋糕。”等拿出來我一瞧啊，

才这么大点兒(比做手指头肚大小)

乙：怎么变成那么点啦？一定是拿錯了。

甲：我說我要里边 那塊大的，掌櫃的說 里外一样，都这么大塊兒，等拿出來一看，可不，都是那么大小兒。

乙：那是怎么回事？

甲：我当时一細看啊！好么，原來这玻璃櫃子是放大鏡！

乙：噢！給放大啦！

買 肥 皂

甲：現在商業工作都講究实事求是，公約上寫着：“百問不煩百拿不厭”。

乙：那是呀！社会主义商業嘛！

甲：旧社会做買賣就不一样，宣傳的滿好，实际净騙人，門口都寫兩塊大牌子。

乙：寫的什么？

甲：寫着“貨真价实，公平交易”。

乙：寫的滿好看！

甲：实际是貨不真，价不实，大秤買，小秤賣，想尽一切办法多賺錢。大買賣講究宣傳，門口弄一份 洋鼓洋号吹吹打打。还有的在电台登广告。广告都这样：

乙：您給学学。

甲：“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；早晨起來您不喝茶嗎？您要想喝好茶叶的話，报告您一个好消息，××茶庄备有專人到南省產茶名区，采办各种紅綠花茶，加花熏制，西湖龍井，鉄叶兒大方，清香適口，气味芬芳，饋送親友最为相宜。他家的地址：××大街往北路西一百七十三号，電話三局六二九四号。

乙：是这样兒！

甲：这是那时候的大買賣。小買賣兒可报不起，作一天買賣連本帶利將够一家子吃飯的，花不起廣告費呀。像賣烤地瓜的也这么登廣告就不行了。

乙：是嗎？

甲：那稿子念起來也不受听啊！不信我給您念念。

乙：好。

甲：“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早晨起來您不吃烤地瓜嗎？烤地瓜里有一种維他命，吃了能使人精神健壯，身体健康，烤地瓜紅皮黃瓤，滋味甜美。您要買地瓜的話，就請到……

乙：哪兒呀？

甲：“馬路上去找吧！”

乙：多新鮮哪！

甲：所以說過去报廣告的都是些大買賣。別看宣傳的挺好听，其实一到他那兒買東西，准得上当。別家茶葉賣八塊錢一斤，到他那兒就得十二塊，他連廣告錢也算到一塊兒啦。

乙：对。“買的沒有賣的精嘛！”

甲：还有哪，門口寫的很漂亮，什么九五扣啦，買一送一啦，甩賣大牺牲啦，实际就是为把你騙进去。到里边一問，賣完啦。不好意思空手出來呀！只可買他点兒別的東西。

乙：还有这事？

甲：有，过去我就上过当。

乙：怎么回事呀？

甲：解放前我在街上走，看見一家百貨商店門口，立着一個大牌子，寫着：“好消息‘日光皂’每塊一千元”，我一看这可真便宜，那时候別处的胰子最賤的还賣五、六千一塊兒呢，這兒才賣一千塊錢，并且还是“日光皂”，我買五塊兒去。我一進門兒“掌柜的，給我拿五塊兒‘日光皂’。”掌柜的說：“对不起。賣完啦。明兒再買吧。”

乙：真巧！

甲：我一想，空手兒出去多不好意思呀？得了，買把牙刷兒吧，花了一万二。

乙：沒省了錢倒花了一万二。

甲：沒关系，明兒我再來。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啦。一進門“來五塊兒‘日光皂。’”“对不起，賣完啦。”

乙：真快呀！

甲：这回我也学机灵啦，什么也沒買就出來啦。

乙：還沒買着日光皂哇！

甲：不要緊，明天我还去。第二天天還沒亮哪，我就起來啦，趕緊往那兒跑，到門口一看，還沒開門兒哪。我心想这回沒錯了。又等了一个多鐘頭，他那剛開門我就擠進去啦“來五塊兒日光皂，掌柜的一乐“我們每天就賣一塊兒。”

乙：嘿！

甲：我一堵氣子“一塊兒我也買！”掌柜的又一乐“对不起，賣完啦。”

乙：啊？

甲：我說“我头一个進來的。你怎么會賣完啦？你賣給誰啦？”掌柜的說“就賣一塊兒，我留下啦。”

乙：白跑啦！

孤 独 一 枝

甲：在过去有的人管我們叫生意，

乙：对！

甲：其实我們哪是生意呀？

乙：都什么是生意哪？

甲：有大生意有小生意，

乙：大生意是什么？

甲：風馬燕确，

乙：小生意哪？

甲：金批彩卦，

乙：金批彩卦？

甲：相面算卦的为“金買賣”。

乙：噢！

甲：可是也分多少种。

乙：还不一样？

甲：有串胡同的，手里拿兩塊竹板兒，來回邦兒、邦兒，那叫“邦金”；夾着一个烏籠子，里边有一个黃鳥，那叫“咀子金”；地上鋪着一塊包袱皮兒，上头有口袋兒，里边装着人的属性，那叫“花搭子金”；一个人坐在地上寫几个字：“坐地不語我非啞人”，那叫“啞金”；还有一种，他这攤在馬路东边擺着，上馬路西边揪人去，那个也有名。

乙：那叫什么？

甲：那叫“揪金”

乙：揪金？

甲：揪金(筋)比扒骨还利害，

乙：噢，揪筋扒骨呀！

甲：还有一种先寫后問。

乙：知道的事情不少哪！

甲：知道你父母在不在，弟兄哥几个。我寫出十个字來，你父母在不在，我就知道。

乙：哪十个字？

甲：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。

乙：我父母全在着哪？

甲：对呀！父母双全，不能克伤一位。一位也不能克伤！